

桃源河畔狭墙弄

金烈仁

老宁海都记得，过去的桃源河畔有个叫狭墙弄的地方。它处于目前正在建的城隍庙民俗文化广场对面。

在桃源桥南、城隍庙东曾有一条百米来长的角尺形墙弄，它本是民居之间的址界，因为在这条墙弄上走的人多了，便形成了一条通行的小路。又因为小路长，附近聚居的人家多，这条小路同时又成了一个地名，叫狭墙弄。当有人告知“住在狭墙弄”，对方便能找到他的住处，而外地人写信寄“狭墙弄某家”，送信人就一定能送到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位于狭墙弄口的金家大院曾做过职工宿舍，住了30来户人家。50多年过去，今年春节30多个老邻居久别重聚后，编了一本儿时伙伴的纪念册，封面就称“桃源桥狭墙弄”。

这条长长的小路，出名就出在“狭”上。当两人“狭路相逢”时，则不得不侧身而过。旧时无路灯，两边是高墙，漆黑的夜里走在这条小路上，颇觉阴森。胆小的只好舍近就远，走蔡家巷，穿东大街去城中腹地。而又因为“狭”，有时竟成为小孩玩乐的一个地方，小孩双脚两手分开，蹬在和扒着两侧的墙壁，可做攀爬登高的游戏。

在狭墙弄南端出口处的墙上，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清晰地刻着“惜字”两个大字，上半部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，内中空，那是用来焚烧字纸的专用设施。这是旧时的一个文化现象，表示人们对文字的尊重与敬畏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住民，为了生计，每天在这条墙弄穿梭来回，没有留下任何印记，但心中有这条抹不去的记忆，这个永远不会再有的狭墙弄。



昔日的狭墙弄东段 (记者 王方 摄)

留住缙城记忆
县征收办联办

茶院，生我养我的家乡

储吉旺

茶院之美，天生丽质。许家山石头村，绿水青山西林水库，红烛高照上洋古庙和龙岩寺，还有那成片翠绿的茶园……到茶院去，看山玩水赏石头，会给你带来别样的心情。

我出生在茶院西林村，是吃茶山矿泉水长大的。春天，村前屋后长满杜鹃花，花香弥漫在衣裤上，有人说西林人身上带有一股香味。村子不大，十来户储姓人家，百来个人，谁家有事，众人相帮，红白大事，更是全村出动，十来桌人一起用餐，胜似神仙聚会。

村前，一条弯弯曲曲的茶山溪流，缓缓流淌；暴雨来时，山洪暴发，“茶山龙”夹杂着泥沙草木滚滚而来。大人们常常讲茶山龙出山，“龙滚潭”的故事，小时我听得入神。

村后门山，全是竹园，打开自家后门，见那“竹叶青青不肯黄，枝条楚楚耐严霜，春风万物昭苏里，更有竹尖出土忙”的妩媚景象。

1949年7月西林解放后，才成了一个富饶美丽的山村。这里土地肥，稻谷丰，什么桃、李、梅、桔，一年四季应有尽有，各种蔬菜更是四季常青。

我的父母特别勤奋，大年初一，父母就叫我到荒滩上垦地，拾石头种芋艿。故家里鱼干、南瓜子、花生、蚕豆等都用缸来装。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才同全国一样遇到困难，但家乡的生活，依然比别的地方好一些。那时我在宁海中学读书，和老师同学一起度过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

村前跨过不高的山坡，便是上洋古庙、龙岩西林寺，全村人对庙里的侯王大帝十分虔诚，每逢初一

十五，香烟不绝。茶院附近村民也都赶来礼佛，热闹非凡。小时候我牵着母亲的手，在大人中间跟着拜，产生对菩萨和佛的无限敬畏。

1970年，西林造水库，全村迁移。我心爱的家，成为水晶宫。

怀念家乡，永远是游子的情节。我把宁波如意的产品，商标取名西林。西林产品销往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，可以说“西林产品遍天下，天下各地有西林”，这是对家乡西林最好的纪念。现在每当车子路过上洋庙龙岩寺，我总要对西林水库大坝多望一眼。

走出村子，对面便是许家山石头村，相对穷一点。民谣叫“房子建在山顶上，石头土坯打成墙，梯田很少种水稻，一年半载地瓜粮”。近几年，宁海领导萌发了搞旅游让群众走致富路子，这个创意做对做准了。城里人想到乡下去，乡下人想到城里来，许家山石头房子城里人没见过。吃腻了鱼肉想吃菜，看惯了高楼大厦，看到石头房子会惊叹。

石头房子、百年老屋古色古香，像是走进原始部落。人们意想不到有这样一个奇特世界，一批批上海人来了，一批批杭州人、宁波人来了，百姓富起来了，我也被打动。记得1960年，我去宁海中学读书，从西林去宁海，经过许家山是一条近路，我常常走羊肠小道，步行四个多小时便到宁海中学。肩上一头挑着米，一头挑着书、炒盐和咸菜，半个月一趟。过惯三年困难时期生活，也并不觉苦。

这山我既熟悉又亲切，碰到熟人打个招呼，视同西林老家人。尤其是我的慈父，是泥水匠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许家山一些石头墙还是我父亲建的呢。慈父是砌石墙、灶头的好手，常常向我讲述茶院有一千多只灶头的故事。他是茶院闻名的泥

水匠，石头村同慈父有不解之缘。

1963年我高中毕业，参军去南京，直到工作后，再也没有去过许家山。去年，怀着对穷乡大发展的崇敬之心，去了一次，看到的景象，真让我惊呆了。

开着小车上了山，挨着许家山民户田村下了车，迎面池塘，几只白鹅红掌拨清波，白毛浮绿水，给山色古樟增辉。村子的鹅卵石小道一尘不染，古庙依旧飘发出香烟，只是朱颜改。穷山村越变越好，越变越富。我且发觉民户田石屋石墙仍然没有变，旧时面孔依然存在。石墙弄里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，与我打招呼说：“你便是某某吧！”我惊奇回答说是。告诉我，她是我父亲亲戚，并要我到她家去坐坐。我说去许家山参观，她叫我等一等，然后送来一篮芋艿，感动。

山还是那个山，石头房子还是那个石头房，可是山上的花草树木不再是当年的杂乱无章，而是井然有序，争相斗艳。过去虽也绿树环绕，但路狭多荆棘，不小心常会刮破手脚。不像今天石子铺地，一派青山绿水挹轻尘的感觉。走近村舍，村民叫买土产的，开家庭饭店的，接待游客的忙忙碌碌，并无闲人。我们见到老石头巷子，干干净净，石头砌成的墙光滑可鉴，屋内是冬暖夏凉。停车后找了四五家家家庭小吃店，都没有空位，于是干脆向石头村纵深参观。一路踩着光滑锃亮的石子路，酒香绕鼻，一行三人肚子有些饿。此时，只见半山腰石屋上，挑起一面三角形黄色旗旗。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桌刚落座，便投来一句：“储总，您也来了，欢迎欢迎！”我虽不认识他，但主人认识我，为我们点了好几道可口的菜。我嫌肚子不够大，土菜土味，原汁原味尝不够。吃好饭菜，正要付钱，主人怎么也不肯要，再三要求付钱，主人才吞吞吐

吐说：“钱不要，要储总给我饭店题首诗，让我挂起来，就算这顿饭钱行吗？”我爽快答应，回公司后随即写道：

题许家山铜板石酒店

五湖四海皆弟兄

吃遍天下味不同

石头上铜板店

宾朋笑指土菜中

八道九岗楼古朴

十里百家酒香浓

风景曾请少时曲

路径撼动兴千重

在下山路上，一路闻到的是村民自制的番薯烧酒的香味，来来往往行人，都带着笑脸，提着酒。我也兴趣来，亲眼看刚烧制好的白酒漏入壶内，买来后还有余温，乘机喝一口，百味丛生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从石头村下山，左边是杜岙村，右边是铜岭脚村。杜岙村是“两面青山一溪流，五谷杂粮不须愁”的富饶山村，如果你去一下，这里有别样心情。走进铜岭脚村，我的感受更深，不说小时候，我在这个村子读了四年小学，且说改革开放后，小小村子，是全县闻名的番薯面村。这个村制作番薯面，味道特佳，不妨买点尝尝新，或许会牵挂着铜岭脚，想着那番薯面。

走进茶院村，一直在沉思：一个人光看山玩水赏石头不行，我们应该从休闲中得到某种启迪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出力，才能玩出更好意义。我在想，世上没有真正的穷困，真正的穷困是人的思想。思路穷，一切变穷，面前就是金山银山也是石头山。思路畅通，穷山恶水可以变旅游胜地，可以变成金山银山。

【风土人情】

李至刚与《马哈只碑》

潘国贤

今年7月11日是中国第十三个“中国航海日”，正逢今年 是宁海乡贤李至刚诞生 660 周年。因为历史上李至刚与航海家郑和曾有一段情缘，无形之中将浙江宁海与云南晋宁联系起来。笔者始终关注这段历史，特撰此文纪念。

明代郑和（1371—1433）七次下西洋的壮举，为世界航海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2005年6月28日，国家邮政局发行一套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》纪念邮票，2010年7月11日又发行《中国航海日》纪念邮票一套。为配合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》纪念邮票的发行，由县邮协、县集邮公司制作，由我设计、撰文的《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》宁海历史名人系列纪念封第6套应运而生。

此封撰文如下：

李至刚（1358—1427）名钢，号秀阳。宁海竹口李和洋人。自幼秉承父训，勤学苦读，志存高远。仕至吏部尚书。

马哈只是中国古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之父。郑和第一次（1405年）下西洋前，请在京任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，为其父撰作墓志铭。碑文写成，遂带回故乡云南晋宁昆明镌刻。于永乐三年（1405）重刊日隆重立碑。此碑，为我国著名古碑之一。

李至刚为明代洪武、建文、永乐和洪熙四朝之臣。他参与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首发提议迁都北京，主张郑和下西洋考察及为《永乐大典》部分书稿裁定等浩大工程，对推进当时社会发展、民族团结均有深远意义。

为了缅怀一生致力于国家大业、名垂史册的乡贤，值此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，特制作纪念封1套，以志纪念。

李至刚撰文的《马哈只碑》又称《故马公墓志铭》，南京文史专家郑自海、郑宽涛汇编的郑和家世研究资料《咸阳世家宗谱》有载。李至刚撰《故马公墓志铭》全文如下：

故公字哈只，姓马氏，世为云南昆阳州人。祖拜颜，世马氏，父哈只，母温氏。公生而魁岸奇伟，风裁凛凛可畏，不肯枉己附人，人有过，辄面斥无隐。性尤好善，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，恒保护赙给，未尝有倦容，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。要温氏，有妇德。子男二人，长文铭，次和；女四人。和自幼有材志，事今天子，赐姓郑，为内官监太监。公勤敏，谦恭谨密，不避劳勩，缙绅咸称誉焉。呜呼！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。公生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，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，享年三十九岁。长子文铭，奉枢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，礼也。铭曰：身处乎边陲，而服礼义之习；分安乎民庶，而存惠泽之施；宜其余庆深长，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。

纪念封寄发后，社会反馈迅速而来。首先收到在南京的郑和后裔十九世孙、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、南京郑和研究会秘书长、南京伊斯兰教协会文史委员会郑自海来信道：惊悉李至刚祖籍为浙江宁海李和洋村人，贵县邮协特制“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纪念封”。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郑和后裔，感谢贵县邮协为宣传郑和和他的生前好友李至刚对国家所作贡献……如果有方便，请给我几枚转赠给几家郑和纪念馆收藏展出并提供有关资料。

我即照办之。

10月16日，收到郑自海复信道：为纪念郑和之父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，由您设计纪念封很有特色和意义，不仅宣传了海上巨星郑和，也让人们了解到宁海出了个李至刚……在此向您表示祝贺。

未几，纪念封及邮戳在

《集邮博览》杂志上刊登。后在《金陵邮坛》刊发由郑自海撰写的《宁海发现李至刚墓》。

11月30日，郑自海与南京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仲跻荣同道到宁海和我联系上。次日，我与县文物办虞先生陪同先到佳何镇，参观了宁波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尤飞君先生创办的“古船舶博物馆”，然后瞻仰了“方孝孺故里碑”。下午，郑自海与我到竹口李和洋村，向李至刚后裔二十世孙李可平（谱名仁林）说明我们的来意。他很热情，讲述了《李和洋李氏宗谱》保存的历程，破例打开谱箱，将三套藏谱供我们查阅拍照。当郑先生提出要到李至刚墓地去考察，李可平即约同族长者和一个开小车的年轻人，驱车前往村西大尖山下上金村，徒步上山拨开荆棘，终于找到了李至刚垒石古墓。

郑自海回南京后，即写信告我：承蒙您的相助，才发现李至刚墓，该消息已发云南、北京、南京报纸及研究机构。宁海县政府相当重视，召开李至刚墓修整方案，请我参加会议。如果组织去云南晋宁考察，晋宁县领导我都认识……

2006年1月1日，郑自海的《郑和后裔在宁海发现李至刚墓》文章在《江南时报》发表，后转载于《今日宁海》报。文章最后讲：宁海县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之一，发展文化强县的工作正在开展。我们想当地政府对李至刚墓一定会高度重视。李至刚600年前撰写的《故马公墓志铭》，可以成为浙江宁海县与云南晋宁县结友好城市的纽带，促进经济发展互补，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。

郑和第二十代孙郑宽涛，在《郑和研究》2005年第4期，发表了“李至刚与《故马公墓志铭》”一文，后转载于《今日宁海》报。此文叙述李至刚祖籍在浙江宁海、李至刚生平事迹、李至刚为郑和父亲撰写墓志铭、墓志铭的文字美感不佳及原因、李至刚嫡妻郑和、李至刚家世纪念郑和等6方面内容。文章说到：李至刚与郑和因《故马公墓志铭》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如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，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，宁海人民也缅怀这两位先贤。2005年6月28日，宁海县集邮协会特设计制作发行《一代宗臣李至刚为马哈只碑撰文600周年》纪念封一枚……宁海人民认为李至刚与郑和对推动当时社会发展、民族团结作出积极贡献。县邮协将该封赠送给南京郑和纪念馆、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、福建长乐郑和纪念馆和江苏太仓郑和纪念馆永久珍藏。

2006年8月8日，郑自海第二次到宁海考察，由于本人有事没有陪同。次日，县邮政局领导、县集邮协会会长郅奕青全程陪同，之后《今日宁海》刊登了《宁海船坞镇，相遇郑和后裔郑自海》报道。

2006年8月28日，《扬子晚报》有郑自海建议《南京应该建船舶博物馆》：“8月9日，郑自海参观了一个宁海私人船坞博物馆，看到了仿制的郑和宝船，其中一个巨大的古代船锚竟是主人以60万元买来收藏的。郑自海感慨道：在南京根本看不到这么专业的船舶博物馆，而宁海作为一个县，居然能有如此上规模的船舶博物馆，真是很震惊。”

2012年7月14日，我收到一枚江苏省集邮公司于2005年6月28日发行、由南京0932信箱朱遵筱于中国航海日寄出的《郑和下西洋600周年》纪念封。

今年已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13周年了。早在600年前，云南晋宁人郑和与浙江宁海人李至刚，同一信念，为实现社稷大略，不懈努力，打造航海大国，开辟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一方《马哈只碑》见证了郑和与李至刚深厚的友谊，同时佐证了回汉两民族关系的发

【名人轶事】



王任锡

栅墟岭位于西店镇王家村(古称铁场王)，是宁海县的最北端，与奉化交界。

古时，这是一条宁波、杭州、上海通向宁海、天台、温州的要塞通道。道路狭窄，是石板、鹅卵石铺成的。从西店老街往北走去，大约有五里路之多。

那时，交通工具落后，没有公路汽车，更没有铁路火车。有钱的靠佣人坐轿抬着走，没钱的人靠步行

走。运货靠肩挑、马驮等，往返必经栅墟岭。

据铁场王(王家)宗谱记载：“前对沧溟左右山，栅墟一岭北为闲，参差樵子争担荷，络绎行人竞往返。”说明这里山高岭陡，地势险要，不仅是匪盗出没的地方，更是外敌入侵宁海、天台等地的要道。

北宋徽宗宣和五年(公元1123)，睦州(今淳安)盗起，浙东震动。临海大田王子华承命来到栅墟岭，授官路巡检拓。南宋建炎三年(公元1129)，金人入侵宁海等地，

子华公率义勇御敌，在栅墟岭浴血战斗，打退了金人的入侵，保全宁海等地的安宁。朝廷嘉其义，使三韩充节使转宣义郎。子华公“因乐其土俗而籍居”，从临海大田迁徙铁场王(王家)宅基自然村，后朝廷赠武经大夫，是为铁场王始祖。

1941年4月，日本侵略军经常通过栅墟岭袭击宁海等地。当时县自卫队率兵据守栅墟岭。5月28日，盘踞在奉化的日军40多人，由下陈进犯宁海抢劫。路经栅墟岭，日军凭精良武器，气势汹汹扑上来，

县自卫队毫不畏惧，用排枪、手榴弹把凶狠的日军一次又一次击退，日军不得不狼狽沿原路逃回。

1945年，正月初一的早晨，家家在做年夜饭。突然从东北角的栅墟岭又传来枪声。第二天一早得知消息：原来是县大队又与日本军打了一仗，死伤多人。

现在交通发达，有公路、铁路，这条通道已成为历史。

【史海钩沉】